

時

病

論

時病論卷之五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雲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夏傷於暑秋必痲瘧大意

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痲瘧、謂夏令傷於暑邪、甚者
卽患暑病、微者則舍於營、復感秋氣涼風、與衛并
居、則暑與風涼合邪、遂成痲瘧矣、景岳云、痲者皆

也、總瘧之稱也、瘧者虐也、凌虐之義也、瘧之爲病、非止一端、當分晰而治之、考古有暑瘧、風瘧、寒瘧、溼瘧、溫瘧、瘴瘧、癘瘧、牝瘧、疲瘧、食瘧、疫瘧、鬼瘧、虛瘧、勞瘧、瘧母、三日瘧之名、臨證之時、不可不辨治也、暑瘧者、惡寒壯熱、煩渴引飲也、風瘧者、寒少熱多、頭疼自汗也、寒瘧者、寒長熱短、頭疼無汗也、溼瘧者、寒重熱輕、一身盡痛也、溫瘧則先熱後寒、因於冬令伏氣、瘴瘧則發時昏悶、因感山嵐瘴氣、瘧

瘧則獨熱無寒、牝瘧則寒多熱少、又有頭痛而眩、瘧發昏迷爲痰瘧、寒熱交併、噫氣惡食爲食瘧、沿門合境、證皆相似爲疫瘧、寒熱日作、多生恐怖爲鬼瘧、元氣本虛、感邪患瘧爲虛瘧、瘧疾患久、遇勞卽發爲勞瘧、經年不愈、結成痞塊、藏於脇腹爲瘧母、正氣本虛、邪客於腑、間兩日而作者爲三日瘧、更有似瘧非瘧之伏暑、亦因伏天受暑而發於秋、最難速愈、倘秋時炎蒸於夏、而內並無伏氣、其見

時病論

卷之五

證與陽暑相似者、名曰秋暑、此二證皆在乎秋、今附論於斯、蓋恐誤爲瘧治耳、

暑瘧

暑瘧者、多因長夏納涼、感受陰暑、暑汗不出、則邪遂伏於內、直待秋來、加冒涼氣而發、先賢云、暑氣內伏者、陰氣也、秋涼外束者、陰邪也、新邪與衛氣并居、則內合伏暑、故陰陽相搏而瘧作矣、其證惡寒壯熱、口渴引飲、脈來弦象、或洪或軟、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

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治宜清營捍瘧、
法治之、如渴甚者、麥冬花粉佐之、凡瘧連日而發者、
則病淺、間日而發者則病深、間二日而發者則愈深、
矣、漸早爲輕、因正氣勝而外出、漸晚爲重、因邪氣勝、
而內入、初起多實、宜以祛邪爲先、患久多虛、宜以養、
正爲主、醫者須分淺深輕重虛實、新久而治之、則庶、
幾投劑有效耳、

張景岳曰、傷暑爲瘧、何謂陰邪、蓋陽暑傷氣、其證多、

時病論

卷之五

汗感而卽發、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陰暑耳、以其無汗也、故凡患瘧者、必因於盛暑之時、貪涼取快、不避風寒、或浴以涼水、或澡於河流、或過食生冷、壯者邪不能居、未必致病、怯者蓄於營衛、則所不免、但外感於寒者多爲瘧、內傷於寒者多爲痢、使能慎此二者、則瘧痢何由來也、

風瘧

經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金鑑謂風瘧、先傷

於寒後傷於風、據此二說而論、是證之因、亦由長夏
先受陰暑、至秋感風而發也、然而有暑無風、惟病暑、
有風無暑、惟病風、必風暑合邪、始成瘧病、此雖與暑
瘧得病之因無異、發病之時亦同、但其見證、自有攸
分、不可以不辨也、蓋風瘧之爲病、寒少熱多、不似暑
瘧惡寒壯熱、或著衣則煩、去衣則凜、風瘧則頭疼自
汗出、不似暑瘧肌膚無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
風瘧之脈、弦而兼浮、不似暑瘧脈象純弦、或洪或軟、

若此分別投劑自合拍耳。初宜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治之。必俟寒熱分清始可進和解之法。總當細審其因。可散則散、可和則和、可補則補、可截則截。全在臨時活法耳。

江誠曰：細觀暑瘧風寒，皆由長夏感受陰暑，並發於秋。但暑瘧因秋涼所觸，風瘧因秋風所觸，以此別之，毫釐無謬。

寒瘧

寒瘧者緣於先受陰寒或沐浴之水寒寒氣伏於肌
腠之中復因外感邪風觸之而發正合經云寒者陰
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
後熱也蓋寒瘧之脈證弦緊有力寒長熱短連日而
發或間日而發發時頭痛微汗或無汗乾熱此當遵
古訓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旨擬用辛散太陽法治
之如寒熱按時而至方可繼進和解今人不別何經
動手概用小柴胡湯則誤甚矣

溼瘧

溼瘧之證、因於久受陰溼、溼氣伏於太陰、偶有所觸而發、發則惡寒而不甚熱、脈象緩鈍而不弦、一身盡痛而有汗、手足沉重、嘔逆脹滿者是也、俗謂脾寒、大概指是證耳、此宜宣透膜原法、使其邪化瘴除、但辛燥之劑、於陰虧熱體者、須酌用之、陽虛寒體者、更可加老蔻、乾薑、所有斷截之法、不宜早用、用之非變膨鼓、卽成瘧母之疴、瘴證殊多、總宜分別而治、

江誠曰、寒瘧因寒水伏於肌腠、溼瘧因溼氣伏於太陰、斯二瘧夏秋皆有、非比暑瘧風瘧、受於夏天、發於秋令也、

溫瘧

經謂溫瘧、由冬令感受風寒、伏藏於骨髓之中、至春不發、交夏陽氣大泄、腠理不緻、或有所用力、伏邪與汗並出、此邪藏於腎、自內而達於外、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其氣復入、入則陽虛、陽虛生

外寒矣、又謂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溫瘧之證、先熱後寒、其脈陽浮、陰弱、或汗多、或汗少、口渴喜涼、宜清涼透邪法治之、如汗多者去淡豉、加麥冬花粉、如舌苔化爲焦黑者、宜清熱保津法治之、嘉言云、治溫瘧、當知壯水以救其陰、恐十數發而陰精盡、盡則真火自焚、頃之死矣、此與香巖論溫病、當刻刻護陰之說、不相悖也、凡有變證、仿春溫風溫溫病溫毒門中之法可也、

或問溫瘧得之於冬、發之於夏、何不列於溫病之門、
或附於熱病之後、今列如斯、其意何也、答曰、就溫字
而言、當列於彼、就瘧字而論、當附於此、欲使學者、知
諸瘧有先熱後寒、有先寒後熱、有寒多熱少、有寒少
熱多、有獨熱不寒之各異也、又問金匱論溫瘧、謂身
無寒但熱、今先生論中、謂先熱後寒、得毋有違仲景
乎、曰、先熱後寒者、遵內經之訓也、金匱謂無寒但熱、
定係傳寫之訛、殊不知但熱無寒、乃瘧瘧也、不可不

爲分辨、

瘴瘧

瘴瘧之證、嶺南地方爲多也、乃因天氣炎熱、山氣溼蒸、多有嵐瘴之毒、人感之者、卽時昏悶、一身沉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疊日間日而作者、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瘡不言者、揆其諸證、初起之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其輕者

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加草果檳榔其重者在裏宜用和解兼攻法爲治

痺瘡

帝曰痺瘡何如岐伯曰痺瘡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故命

曰痺瘡帝曰善

金匱云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痺瘡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豐按素問謂肺素有熱又謂氣內藏於心金匱亦謂邪氣內藏於心而未及肺合而論之似異而實同也蓋肺心皆居膈上主乎陽位陽氣盛故但熱而不惡寒石頑注金匱云少氣煩冤者肺主氣肺

受火刑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
欲嘔者、火邪上冲、胃氣逆也、內藏於心者、陽盛則
邪氣內藏、而外舍分肉之間也、消燂肌肉者、火盛
則肌肉燂也、治痺瘡惟宜白虎、蓋白虎專於退熱、
其分肉四肢、內屬於胃、非切於所舍者乎、又瀉肺
火、非救其煩寃者乎、據此而觀、不但病在肺心、亦
且兼之胃病、嘉言意用甘寒、亦屬非謬、真所謂智
謀之士、所見略同、竊思陽氣盛則陰益傷、擬用甘

時病論

卷之五

周
明

寒生津法、庶幾針芥、

牝瘡

金匱云、瘡多寒者、名曰牝瘡、趙以德不辨魚魯、註爲
邪在心而爲牡、喻嘉言亦爲邪伏於心、心爲牡臟、卽
以寒多熱少之瘡、名曰牡瘡、二公皆以牝瘡爲牡、又
皆謂邪藏於心、石頑已正其非、堪爲來學之圭臬也、
乃曰若係邪氣內藏於心、則但熱而不寒、是爲痺瘡、
此則邪氣伏藏於腎、故多寒而少熱、則爲牝瘡、以邪

氣伏結、則陽氣不行於外、故作外寒、患斯證者、眞陽素虛之體爲多、緣當盛夏之時、乘涼飲冷、感受陰寒、或受陰溼、其陽不能制陰邪之勝、故瘧發時、寒盛熱微、慄戚振慄、病以時作、其脈必沉而遲、面色必淡而白、宜以宣陽透伏法治之、因寒者薑附爲君、因溼者蒼果爲主、日久不愈、溫補之法爲宜。

痰瘧

痰瘧者、因夏月多食瓜果油膩、鬱結成痰、或素係痰

體其痰據於太陰脾臟、伏而不發、一旦外感涼風、痰隨風起、變爲瘧病矣、初發之時、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脈來弦滑之象、古諺云、無痰不作瘧、豈不然乎、宜以化痰順氣法、加草果藿香治之、如昏迷卒倒者、宜以宣竅導痰法、加厚朴草果蘇合香丸治之、肥盛之人、痰藥更宜多用、

食瘧

食瘧者、卽胃瘧也、因於飲食失節、饑飽不常、穀氣乖

亂營衛失和、一有不謹、則外邪冒之、遂成瘧疾矣、其證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脈滑有力、或氣口緊盛者、宜以查麩平胃法、加藿香、草果治之、如脈遲滯、必兼寒也、可加乾薑、白朮、如脈緩鈍者、必兼溼也、可加半夏、茯苓、食瘧之證、兼寒兼溼爲多、法當分治、

或問曰、介賓之書、謂瘧疾之作、無非外邪爲之本、豈果因食因疲有能成瘧者耶、據此而論、瘵食是爲兼

證今先生專列痰瘧食瘧之門何也豐曰素來痰體加感涼風而致瘧者以痰爲本故曰痰瘧飲食停積加受外邪而致瘧者以食爲本故曰食瘧如前所論暑風寒溼溫瘧痺疔等瘧倘有頭眩嘔逆脈滑者是痰爲兼證也噫氣惡食脈緊者是食爲兼證也遂不能以痰瘧食瘧名之本證兼證詎可以不辨哉

疫瘧

疫瘧之爲病因天時寒熱不正邪氣乘虛而襲膜原

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裏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熱
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無定期也、寒輕熱重、
口渴有汗、右脈多勝於左、是爲疫瘧也、蓋疫者役也、
若役使然、大概沿門合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可以
疫名之、竟不必拘於一定之見證、當隨時令而治、此
司天運氣之所宜考也、擬以宣透膜原法爲主、

鬼瘧

鬼瘧者、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熱日作、惡夢多端、時生

恐怖言動異常脈來乍大乍小者是俗云夜發爲鬼
瘧者非獨有通一子謂無鬼瘧不啻阮瞻一流人也
豐歷見之患是證者都係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
陽之體無一患者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
擬用驅邪辟祟法治之如未效者咒法亦可用之

程曦曰瘧不離乎少陽誠哉是言蓋少陽者膽也
膽壯自然無鬼惟怯者則有之試看膽壯之人心
無忌憚所以避之可脫膽怯之輩每多疑心心寒

則膽益怯、怯則鬼魅愈侵、所以糾纏不已、卽避之亦不能脫體也。

虛瘧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名虛瘧也、其證寒熱交作、自汗倦臥、飲食並減、四肢乏力、脈象舉按俱弦、尋之則弱、宜以補氣升陽法治之、又有久患瘧疾、脾胃累虛、亦名虛瘧也、蓋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寒則灑灑、熱則烘烘、脈象浮之則濡、按之則弱、此宜營衛雙調法、

則瘧疾不截而自罷矣。倘有肢涼便瀉者，均加附子乾薑，或吐涎不食者，並加砂仁半夏。治虛瘧之法，盡於斯矣。

勞瘧

勞瘧者，因瘧疾日久延爲癆也。或因久病勞損，氣血兩虛而病瘧也。或因勞役過度，營衛空虛而患瘧也。脈象或軟或弱，或小滑，或細數。發熱惡寒，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或發於晝，或發於夜。每遇小勞卽發，氣虛

者多汗、飲食少進、血虛者、午後發熱、至晚微汗、乃解、此似瘧、非瘧也、若誤爲瘧治、而投剝削之劑、未有不
成療疾者也、擬用營衛雙調法、氣虛者倍加參耆、血
虛者倍加歸芍、倘寒熱分清、按時而至、脈兼弦象、顯
出少陽兼證、始可佐柴胡青蒿、否則不可耳、

瘧母

凡瘧經年不愈者、謂之老瘧、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
皆能結成痞塊、藏於腹脇、作脹而痛、令人多汗、謂之

瘧母亦有因調治失宜營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
肝經脇下而成痞塊者豐歷見之其痞居左脇者爲
多蓋左脇屬肝當補虛之中兼以疏肝爲治宜用調
中暢氣法去耵朮甘荷加青皮鼈甲牡蠣半夏治之
如形氣未衰塊痛甚者蓬朮肉桂並可加入倘偏用
攻破剝削以治其塊而不顧其正者延爲中滿遂不
可醫可不謹歟

三日瘧

三日瘧、又名三陰瘧、間兩日而發者是也、丹溪曰、發於子午卯酉日者爲少陰瘧、寅申巳亥日者爲厥陰瘧、辰戌丑未日者爲太陰瘧、其說似乎近理、然介賓路玉皆駁爲非、悉以軒岐之訓爲準則也、經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而發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李念菴釋云、客猶言會也、邪在六腑、則氣遠會稀、故間二日、或休數日也、由是觀之、丹溪之言、不足爲訓、蓋間二日而

作者以邪氣深容於腑，是與衛氣相失而然，宜以雙
甲搜邪法治之。如陰虛之體，益以首烏當歸，陽虛之
體，益以鹿霜潞黨，至間數日而作者，其邪愈深，不待
言矣。凡邪深陷者，必因正氣空虛，當用補氣升陽法，
助其既虛之正，提其已陷之邪，使正氣復旺，邪氣自
出，則瘧不驅自遁矣。

或問先生論瘧，既及三陰，而不及三陽者何也？答曰，
丹溪分別三陰，前賢已駁之矣。今既問及三陽，不得

不略言之、大概瘧在太陽則寒重、法當汗之、在陽明則熱重、法當清之、在少陽則寒熱往來、法當和之、又問諸瘧悉詳、何獨遺胎瘧一證、究竟何如、曰、胎瘧今之俗名也、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又以母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其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悉稱爲胎瘧也、仍當分暑風寒溼等瘧而治、歷嘗見之、較諸瘧逾格纏綿、最難速愈、必俟其勢衰微、方可斷截耳、

伏暑

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於當時，其邪微，發於秋後。時賢謂秋時晚發，卽伏暑之病也。是時涼風颯颯，侵襲肌膚，新邪欲入，伏氣欲出，以致寒熱如瘧，或微寒，或微熱，不能如瘧分清，其脈必滯，其舌必膩，腕痞氣塞，渴悶煩冤，每至午後則甚，入暮更劇，熱至天明得汗，則諸恙稍緩，日日如是，必要二三候外，方得全解。倘調理非法，不治者甚多，不比風寒之邪，一汗而

解溫熱之氣，投涼則安。擬用清宣溫化法，使其氣分
開，則新邪先解，而伏氣亦隨解也。然是證變易爲多，
其初起如瘧，先服清宣溫化法，倘畏寒已解，獨發熱，
淹綿，可加蘆竹連翹。本法內之半夏、陳皮，乃可刪去，
恐其溫燥之品，傷津液也。其舌苔本膩，倘漸黃漸燥，
漸黑漸焦，是伏暑之熱，已傷其陰。於本法內，可加洋
參、麥冬、元參、細地治之。倘神識昏蒙者，是邪逼近心
包，益元散、紫雪丹，量其證之輕重而用。倘壯熱舌焦，

神昏譫語、脈實不虛、是邪熱歸併陽明、宜用潤下救
津法治之、如年壯體強、以生軍易熟軍、更爲有力、種
種變證、務在臨證之時、細審病之新久、體之虛實、按
法用之、庶無差忒耳、

或問曰、曾見禹載書中論伏暑、謂三伏之時、以書晒
曝烈日之中、隨卽收藏於笥、火氣未散、冬時啟笥、觸
之遂病、今是論中全未言及、得毋遺漏乎、答曰、子誠
刻舟求劍也、此不過偶一有之之證、若此論之、則伏

暑之證、專病晒書之家、而無書晒者則不病、專病在冬、而三秋則不病、可發一笑、

秋暑 附秋涼

七月大火西流、暑氣漸減、而涼氣漸生、其時炎燄尙存、一如盛夏、亦有較盛夏更熱之年、人感其熱而病者、爲秋暑、卽世俗所稱秋老虎是也、斯時溼土主氣、猶是暑溼交蒸、但見壯熱煩渴、蒸蒸自汗、脈象洪濡、或數、是秋暑之證、其治法與陽暑相同、亦宜清涼滌

暑法、倘交秋令以來、涼氣襲人、人感其氣、卽患頭痛、惡寒、發熱、無汗、脈象浮弦或緊、是秋涼之證、其治法、與陰暑無異、亦宜辛溫解表法、若交秋分之後、燥金主氣、遇有秋涼之見證者、是爲燥之勝氣、宜用苦溫平燥法、遇有秋暑之見證者、是爲燥之復氣、宜用甘寒生津法、每見近時之醫、不究六氣者多、一交秋令、便云秋燥、不知初秋煩熱、是爲秋暑、又不知斯時溼土主令、指暑指溼、而爲燥氣、不甚謬哉、

擬用諸法

清營捍癘法

治暑瘧惡寒壯熱口渴引飲

連翹一錢五分

竹葉一錢五分

扁豆衣二錢

青蒿一錢五分

木賊草一錢

黃芩一錢
酒炒

青皮一錢五分

加西瓜翠衣一片爲引

此治暑瘧之法也。夫暑氣內舍於營，故君以翹竹

清心、卻其上焦之熱、臣以扁衣解暑、青蒿祛瘧、佐以木賊發汗於外、黃芩清熱於內、古云瘧不離乎少陽、故使以青皮引諸藥達少陽之經、瓜翠引伏暑透肌膚之表、

辛散太陽法

治風瘧寒少熱多、頭痛自汗、兼治傷寒傷溼、

嫩桂枝

一錢

羌活

一錢五分

防風

一錢五分

甘草

五分

前胡

一錢五分

淡豆豉

三錢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枚煎服

凡外邪襲人必先傷於太陽之表。瘧雖因於伏暑，又必因外感秋風而觸發也。蓋風瘧有風在表，故宜辛散之方。其中桂羌防草，卽成方桂枝羌活湯。本治風瘧之劑也。內加前胡散太陽，復泄厥陰，淡豉解肌表，且祛瘧疾，更加攘外之薑，安內之棗，表裏俱安，何瘧之有哉。

宣透膜原法

治溼瘧寒甚熱微身痛有汗肢重脘滿

厚朴

一錢
姜製

檳榔

一錢
五分

草果仁

八分
煨

黃芩

一錢
酒炒

粉甘草

五分

藿香葉

一錢

半夏

一錢五
分
姜製

加生薑三片爲引

此師又可達原飲之法也方中去知母之苦寒及白芍之酸斂仍用朴檳草果達其膜原祛其盤踞之邪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擬加藿

夏暢氣調脾，生薑破陰化溼，溼穢乘入膜原而作瘧者，此法必奏效耳。

清涼透邪法

見卷一第十五頁

清熱保津法

見卷一第十五頁

宣竅導痰法

見卷二第十四頁

芳香化濁法

見卷四第二十頁

和解兼攻法

治寒熱瘧疾兼之裏積

柴胡

一錢五分

黃芩

一錢酒炒

半夏

一錢五分姜製

甘草

六分

元明粉

二錢

熟軍

二錢

枳殼

一錢五分

流水煎服

柴芩夏草以和解元明軍枳以攻裏此仿長沙大

柴胡之法也

甘寒生津法

治痺瘧獨熱無寒手足熱而欲嘔

大生地

五錢

大麥冬

三錢
去心

連翹

三錢
去心

竹葉

一錢
五分

北沙參

三錢

石膏

四錢
煨

加蔗漿梨汁每一盞沖服

金匱痺瘡條下，但云以飲食消息止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豐立是法，卽遵斯訓也。首用生地、麥冬、甘寒滋膩以生津液，此證不離心肺胃三經，故以翹竹清心、沙參清肺、膏蔗清胃、梨汁生津。

宣陽透伏法

時病論

卷之五

擬用諸法

三

治牝瘧寒甚熱微、或獨寒無熱、

淡乾薑

一錢

淡附片

一錢

厚朴

一錢
姜製

蒼朮

一錢
土炒

草果仁

一錢
煨

蜀漆

一錢
五分

加白豆蔻三顆去殼細研分沖

乾薑宣其陽氣、附子制其陰勝、厚朴開其滯氣、蒼朮化其陰溼、草果治獨勝之寒、蜀漆逐盤結之瘧、佐以豆蔻、不惟透伏有功、抑且散寒化溼、施於牝瘧、豈不宜乎、

化痰順氣法

見卷三第二十三頁

查麴平胃法

見卷三第二十四頁

驅邪辟祟法

治鬼瘧寒熱日作、多生恐怖、脈來乍大乍小、

龍骨

三錢煨

茯苓

三錢雄黃染紅

茅蒼朮

一錢土炒

廣木香

五分

柏子仁

三錢正粒

石菖蒲

五分

加桃葉七片爲引

龍骨、陽物也、可以鎮驚、可以祛祟、用之以治鬼瘧

最宜茯苓寧心、以雄黃染之、能祛鬼魅、蒼朮木香、皆能殺一切之鬼也、柏子辟邪、菖蒲宣竅、桃葉發汗、開其鬼門、俾潛匿之邪、盡從八萬四千毛竅而出也。

補氣升陽法

治氣虛患瘥、寒熱汗多、倦怠食減、

西路參

三錢
米炒

上黃耆

二錢
蜜炙

於潛朮

二錢
米炒

粉甘草

五分
炙

廣陳皮

一錢
五分

當歸身

二錢
酒炒

緣升麻五分

柴胡梢五分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枚爲引

此東垣補中益氣湯也。首用參耆朮草以補其氣，陳皮以行其氣，弗使補而呆滯，俾其補而靈動也。當歸以活其血，血氣流行，則邪不能容矣。升柴提其瘧邪，薑棗和其營衛，此方治虛癆最爲確當。

營衛雙調法

治灑寒烘熱，脈濡且弱，虛癆勞瘵並宜。

嫩桂枝

一錢

黃耆皮

二錢
蜜炙

當歸身

一錢五
分
土炒

白芍

一錢
土炒

西潞參

三錢

甘草

五分
炙

加生薑二片紅棗三個煎服

古人云胃者衛之源脾者營之本今脾胃弱虛而

作寒熱者宜以營衛雙調故用桂耆護衛歸芍養

營參草補益胃脾薑棗調和營衛此從源本立方

勿見寒熱便投和解

調中暢氣法

見卷三第二十六頁

雙甲搜邪法

治三日瘧久纏不愈

穿山甲

一錢
醋炙

鱉甲

一錢五
分炙

木賊草

一錢
去節

嫩桂枝

一錢

製首烏

三錢

鹿角霜

二錢

東洋人參

二錢

當歸身

二錢
土炒

頭服輕煎次服濃煎

瘧邪深竄而成三瘧者須此法也穿山甲善竄之物主搜深踞之瘧鼈甲蠕動之物最搜陰絡之邪

木賊中空而輕、桂枝氣薄而升、合而用之、不惟能發其深入於陰分之邪、而且能還於陽分之表、以何首烏養其陰也、鹿霜助其陽也、人參益其氣也、當歸補其血也、陰陽氣血並復、則瘧邪自無容身之地矣。

清宣溫化法

治秋時晚發之伏暑、并治溼溫初起、

連翹

三錢
去心

杏仁

二錢
去皮尖研

瓜蒌殼

三錢

陳皮

一錢五分

茯苓

三錢

製半夏

一錢

甘草

五分

佩蘭葉

一錢

加荷葉二錢爲引

連翹寒而不滯、取其清宣、杏仁溫而不燥、取其溫化、萋殼宣氣於上、陳皮化氣於中、上中氣分得其宣化、則新涼伏氣皆不能留、茯苓憂草消伏暑於內、佩蘭荷葉解新邪於外也。

潤下救津法

見卷一第十六頁

辛溫解表法

見卷一第十一頁

清涼滌暑法

見卷三第二十二頁

苦溫平燥法

見卷六第十三頁

備用成方

小柴胡湯

治傷寒少陽證、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脇痛脈弦、瘧發寒熱、及婦人傷寒、熱入血室等證。

柴胡

半夏

黃芩

人參

甘草

加薑棗煎服

豐按此方專治寒熱往來、邪在少陽之瘧也、倘惡寒甚者、兼太陽也、宜加羌活、發熱甚者、兼陽明也、宜加葛根、

景岳木賊煎

凡瘧疾形實氣強、多溼多痰者、宜此截之大效、

木賊草

小青皮

製厚朴

製半夏

檳榔

蒼朮

水煎露一宿、於未發之先、二時溫服、能飲者、酒煎
最妙、

豐按此方用木賊、取其入肝經氣分、蓋肝與膽相
表裏、故可通治瘧疾、喜其輕能升散、空能發汗、卽
太陽之餘邪未盡者、亦可用之、較柴胡更爲穩耳、
嚴氏清脾飲

治瘧疾熱多寒少、口苦噦乾、小便赤澀、脈來弦數、

青皮

厚朴

柴胡

黃芩

製半夏

草果仁

茯苓

白朮

甘草

加薑煎一方加檳榔瘧不止加酒炒常山烏梅

豐按是方卽小柴胡湯加減減人參之補大棗之滯以解少陽往來寒熱之邪其方不名清膽而名清脾者何也蓋因近世稱瘧爲脾寒其脾受寒而作瘧者亦屬不少故加厚朴溫其脾胃苓朮輔其

中州更加草果青皮祛其瘧邪而脾自得清肅故
曰清脾其存小柴胡法者良由瘧不離乎少陽之
意耳

麻杏甘石湯

治溫瘧先熱後寒

麻黃

杏仁

甘草

石膏

水煎服

豐按集解謂此方以治溫瘧不知溫瘧係冬令伏

邪發於夏令、陽氣大泄之時、麻黃辛散、豈可用乎、
如體實壯熱無汗而喘者、只宜暫用、否則不可輕
試、慎之慎之、

柴平湯

治溼瘧、身重身痛、

柴胡

製夏

黃芩

人參

厚朴

蒼朮

陳皮

甘草

加薑棗煎服

時病論

卷之五

備用成方

五

藿香平胃散

治胃寒腹痛嘔吐及瘴疫溼瘧

藿香

製夏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加薑棗煎服

太無神朮散

治感山嵐瘴氣憎寒壯熱一身盡痛頭面腫大瘴

瘧時毒

藿香

石菖蒲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水煎溫服

豐按以上之方治溼瘧瘴瘧之證極爲平妥但柴
平湯之人參必體弱氣虛者乃可用之倘不細審
而概施之恐補其氣而阻其邪病必增劇

人參敗毒散

治傷寒頭痛憎寒壯熱及時氣疫癘嵐障鬼瘧

腫毒痢、諸瘡斑疹、

人參

茯苓

枳殼

桔梗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薄荷

甘草

加生薑三片煎服

豐按此方非但主治傷寒疫癘鬼瘡等證、而嘉言每以治痢亦屢奏功、豐遇瘧痢兩兼之證、用之更有神效、誠良方也、

咒法

鬼瘡不能愈者，可用咒法治之。取紅棗一枚，面東念咒曰：吾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中一條龍，九頭十八尾，問伊食甚的，惟食瘡病鬼。念一遍，吹一口氣在棗兒上，念七遍，吹七口氣，令病人於臨發日五更雞犬不聞時，面東立食之。於淨室安養，忌食生冷葷腥爲要。

豐按用咒法者，足能令人膽壯，膽壯則邪自遁，不

獨專治鬼瘧而他瘧偶亦有靈

截瘧七寶散

治實瘧久發不已鬼瘧食瘧皆治之

常山

酒炒

草果

煨

青皮

陳皮

檳榔

厚朴

薑製

甘草

等分用酒水各一杯煎好以紗蓋之露一宿於當
發之早面東溫服

局方常山飲

瘧久不止者、用此截之、

常山

火酒炒
二錢

草果

煨
二錢

檳榔

一錢

烏梅

二錢

知母

一錢

貝母

去心
一錢

加生薑三片、棗一枚、半酒半水煎、露一宿、日未出

時面東、空心溫服

子和常山散

治痰瘧神效

常山

二兩

甘草

二兩
五錢

備用成方

右爲細末水煎空心服之取吐

豐按常山之功在乎祛痰截瘧其性猛烈體稱虛者不可遽用

鯊甲飲

治瘧久不愈腹中結塊名曰瘧母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檳榔

草果

厚朴

陳皮

鯊甲

甘草

等分薑三片棗一枚烏梅少許煎

四獸飲

治瘧病胃虛中挾痰食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陳皮

製夏

草果

烏梅

加薑棗煎服

豐按前方用者尤烏梅此用參朮烏梅皆是補中兼收非體虛久瘧切弗輕試

追瘧飲

截瘧甚佳、凡血氣未衰、屢散之後、而瘧有不
止者、用此截之、已經屢驗、

何首烏

當歸

青皮

陳皮

柴胡

半夏

甘草

井水河水合煎

何人飲

截瘧如神、凡氣血俱虛、久瘧不止、可服、

何首烏

人參

當歸

陳皮

煨生薑

水煎八分於發前二三時溫服之

休瘡飲

此止瘡最妙之劑，若汗散既多，元氣不復，或以衰老，或以弱質，而瘡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後之第一方也。

人參

白朮

何首烏

當歸

炙甘草

煎七分食遠服

豐按以上三方皆景岳治瘧之劑揆其用意在乎少陽觀其治實瘧者每以木賊治虛瘧者不離首烏當歸蓋木賊疏肝透邪歸烏滋肝養血肝與膽相爲表裏其意在少陽者可想而知矣

臨證治案

虛寒之體忽患暑瘧

建陵靳某之妾、於仲秋忽患暑瘧、連日一作寒灑
熱蒸、汗出如雨、口渴欲飲、脈來弦滑、舌苔微黃、此
暑瘧也、靳問曰、因何致病、豐曰、良由暑月貪涼、過
食生冷、其當時爲患者、是爲陰暑、伏匿日久、至今
而發者、卽內經所謂夏傷於暑、秋爲痲瘧是也、卽
用清營捍衛法、服下益熱、急邀復診、脈之轉爲弦
遲、詢之口反不渴、豐曰、此瘧邪外達之徵、請勿慮
耳、觀其形體肥白、知其本質虛寒、改用溫補爲主、

以理中湯加豆蔻製夏蜀漆柴胡、薑棗爲引、以河井水合煎、連嘗三劑、瘧邪遂遁矣、

暑瘧熱盛逼血上吐

城南葉某之子、偶染瘧疾、邀豐診之、脈象迢迢有力、寒熱間日而來、口渴喜涼、熱退多汗、此爲暑瘧、遂用清營捍衛法去木賊、加藿香草果柴胡甘草治之、服下瘧勢仍來、尤吐鮮紅數口、復按其脈、轉爲弦大而數、必因暑熱內炎、逼傷血絡所致、思古

聖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訓。此證暑熱是本。吐血是標。可不必見病治病也。卽用清涼滌暑法去扁豆、加黃芩知母治之。連進兩貼。瘧發漸早。熱勢漸輕。不知不覺而解。血恙亦未復萌。

截瘧太早變成腫脹

西鄉鄭某。偶患瘧疾。熱重寒微。口渴便瀉。先用符藥未效。又服斷截之藥。瘧與瀉並止矣。數日後腹中忽脹。小便短少。來舍就診。兩手脈鈍。沉取尙強。

此乃暑瘧夾溼之證、其邪本欲向表分裏而出、誤用截法、阻其邪路、暑欲達表而不能、溼欲下行而不得、交阻於中、氣機不行而成腫脹、法當治標爲先、卽以木瓜、蒿藿以解其暑、蒼蒼通草以行其溼、又以青皮、厚朴、杏粒、檳榔行其氣而寬其膨、服下稍爲中病、每得一矢氣、腹內略鬆、更加蕪子以破其氣、雞金以消其水、服之矢氣更多、溺亦通快、其腹逐漸消去、後用調脾化氣得全安耳。

江誠曰、觀以上三案、雖暑瘧之輕證、但其夾證各有不同、設不細辨而妄治之、則輕證轉重、重證轉危耳、如靳案本體虛寒得溫補而愈、葉案暑熱劫絡得清劑而安、鄭案夾溼變脹得破削而寬、可見醫法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方、倘膠於某證某藥、則鈍根莫化矣、

風瘧時邪乘入血室

城南龔某之女、先微寒而後發熱、口渴有汗、連日

三發脈弦而數、舌苔黃膩、此因夏傷於暑、加感秋風、名風癱也、遂用辛散太陽法、去羌活、加秦艽、薑梗治之、服二帖、癱勢未衰、漸發漸晏、且夜來頻欲譫語、復診其脈、與昨彷彿、但左部之形力、頗勝於右、思仲景有云、晝則明了、夜則譫語、是爲熱入血室、今脈左勝、疑其血室受邪、卽詢經轉未曾、其母曰、昨來甚寡、以後未行、此顯然邪入血室之證也、姑守前方去防風、淡豉、加當歸、赤芍、川芎、柴胡、服

之經水復來，點滴而少，謔語亦減，惟瘧疾仍然，再復其脈，左部轉柔，餘皆弦滑，已中病數，可服原方，幸得瘧勢日衰一日，改用宣透膜原法，加柴胡紅棗治之，疊進三煎，瘧邪遂解。

程曦曰：時證易治，兼證難療，若此案不細詢其經事，則醫家病家兩相誤也。倘見謔語之證而爲邪入心包，或爲胃家實熱，清之攻之，變證必加，苟不熟仲景之書，而今日之證必成壞病矣。吾師嘗謂

不通仲景之書，不足以言醫也。信夫。

寒瘧之證溫補治驗

城東潘某，體素豐滿，大便常澀，中土本屬虛寒，固無論矣。忽於孟秋寒熱交作，肌膚汗少，卽延醫診，遂作陰暑論治，輒投四味香薷飲，加寒涼之劑，未獲奏效。卽來商治於豐，診其脈弦而兼緊，舌苔白薄，寒先熱後，隔日而來，此寒瘧也。良由體質本寒，加感秋涼致病。若果陰暑之證，在長夏而不在秋。

况陰暑之寒熱、從未見隔日而發、當用附子理中湯加柴胡、草果、藿香、陳皮治之、服二劑、周身微汗、寒熱略清、繼服二帖、瘧邪遂未發矣、

溼瘧之證、辛散獲效、

新定王某之室、浣衣度活、平日難免無溼所受、患瘧半月以來、前醫之法無效、懇豐治之、切脈緩大有力、遍身浮腫而疼、寒熱汗無、連日一發、此明是溼邪爲瘧也、思先哲有風能勝溼之論、宜以辛溫

散邪、遂以羌活、滲溼湯、加草果、厚朴爲治、先服二劑、小效、繼服二劑、全瘥。

溫瘧誤爲暑熱

豫章張某、於仲夏中旬、發熱連日、口渴喜飲、醫者皆作暑熱論治、所用不離藿薷、滑扁等藥、未臻效驗、轉商豐治、診之脈濡且弱、舌苔微燥而黃、合其見證、參之、似屬暑熱、但其未審、旣熱之後、每有灑淅惡寒之證、此卽內經所謂先熱後寒、病以時作、

名曰溫瘧是也。溫瘧之證最易傷陰，切忌溫散。治宜清涼透邪法，服之熱勢已挫，口渴依然，仍守原方，益以麥冬鮮地，連服三劑，始得全愈。

產後瘧瘧熱補至變

四明沈某之室，誕後將匝月以來，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無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薰蒸，皆用溫補之方，嚴禁寒涼之藥，見病者忽爾疋贏，日晡發熱，益信其爲尊癆，愈增熱補。

更加唇焦齒燥、舌絳無津、復請前二醫合議、議用
導龍入海、引火歸源之法、不但諸證未減、尤加氣
急神昏、始來商之於豐、豐卽往診、兩手之脈皆大
無倫、推其致病之因、閱其所服之藥、實因誤補益
劇、非病至於此險也、沈曰、此何證也、豐曰、乃瘧瘧
也、此卽古人所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不寒瘧熱、
令人消爍肌肉、當用甘涼之劑治之、曰、產後用涼、
可無害乎、曰、有病則病當之、若再躊躇、陰液立涸、

必不可救矣。卽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頭煎服下，未見進退。次煎似有欲寐之形。大眾見之，無不疑昏憤之變。復來請診，脈象稍平，唇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豐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無何肝風又動之虞。仍守原章，佐以阿膠龜版，及雞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熱寐，熱勢大衰。次早診之，諸逆證皆已屏去。繼以清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陰邪入腎發爲牝瘧

江南陶某之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爲牝瘧、脈來沉小之象、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證、驟而易見、豐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薑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全安。

寒溼入脾證成牝瘧

金陵張某、作客來衛、形素豐肥、向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溼者、先露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證、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薑草果白蔻、砂仁治之、令嘗五劑、三日服盡、諸證咸瘥、

程曦曰、凡學醫者、必須天機活潑、毫無膠固之人

而後可。如趙喻註金匱，皆言邪舍於心，石頑正其失，專言邪藏乎腎，吾師前以石頑之訓爲準，細今觀是案，又謂在脾，其實非矛盾也。良由見證而斷也。總因間日惡寒，按時而至，稱爲牝瘧，可見醫者審證爲第一耳。

瘧發昏迷治痰得效

南鄉鄧某之母，年逾六旬，偶沾瘧疾，淹纏數月，藥石無功，乘輿來舍就診。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

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後微熱，神識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醫之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痰迷，卽以二陳湯加老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薑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服二劑，寒熱亦卻。

時行疫癘

已知夏五，患寒熱者甚眾，醫者皆以爲瘧，所用咸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飲等方，未有

一方奏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瘧每發于秋令、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考歲氣陽明加於少陽、天政布涼、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盡是時行疫瘧也、有建德錢某來舍就醫、曰、患瘧久矣、請先生截之、豐曰、此乃時行疫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薑治之、其效捷於影響、後來求治者、皆與錢病無異、悉以此法治之、莫不中窾、可見疫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

之證、更又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證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鬼瘡屬陰、得眾人陽氣而解、

東鄉葉某、自初秋患瘡、至孟冬未愈、每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寐、日日如是、曾延醫治、盡屬罔靈、請豐診之、兩手之脈、不調之至、曰、此鬼瘡也、卽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

氣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鄰村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眾人堆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無疑、蓋熱鬧場中、眾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遁、

久瘧陰虛及陽

鑑湖黃某之內、患瘧三年、疴羸之至、無醫不迓、靡藥不嘗、邀豐治之、脈象纖微無力、灑寒烘熱、每發

於申酉之時、舌淡無榮、眠食俱廢、大便溏薄、月水
不行、豐曰、此虛癰也、出方閱之、計有數百餘紙、聊
審近日之方、非參耆朮草、卽地芍歸膠、未嘗有一
劑桴鼓、細思是證、乃癰邪深踞於陰、陰虛及陽之
候、卽用製首烏五錢、補其陰也、淡附片三錢、補其
陽也、鱉甲二錢、青蒿五分、搜其陰分久踞之邪、鹿
霜三錢、羌活五分、隨卽領邪而還於表、東洋參三
錢、炙甘草八分、補其正而禦其邪、生薑二片、紅棗

五枚安其內而攘其外、諸藥雖經服過、然製方實屬不同、古云用藥如用兵、孰爲主將、孰爲先鋒、指揮得法、自可望其破壘耳、黃某深信、卽使人揀來煎服、二劑寒熱覺輕、又二劑精神稍振、再又二劑、諸疴盡卻、調補三月、月信始行、起居猶昔矣、

體虛勞瘧

安徽汪某、體本虛怯、飲食並減、神氣極疲、精遺於夢、汗漏於寐、閒居靜養、諸恙如無、偶有煩勞、遂作

寒熱等證、延豐診之、脈來小澹、此屬勞瘧之證、分
明若繪矣、擬用何人散、加鱉甲牡蠣、扶神龍骨、令
服十餘劑、調養數月而康、

瘧母破劑無效、溫補鹹軟得安、

南鄉傅某、自同治紀元、患瘧之後、左脇下結成一
塊、卽瘧母也、迄今十五載矣、身體安然、不知不覺、
每一違和、漸次居中、初服常山飲子、後用鱉甲煎
丸、皆無效驗、因停藥勿治、邇苦眩暈遺精、耳鳴盜

汗曾用六黃兼六味服之雖安但其痞塊漸大漸中將有變壘之勢脈形緩滯兩尺皆弱先天虧損斷斷無疑消破之劑決難浪施余用桂附八味加龍骨牡蠣龜版鱉甲蜜丸服一料諸恙少減二料得全瘥矣

瘡母攻破致死

歙北一醫在吾衢名冠一時時有里人范某久患瘡母寢食若舊動作如常聞此醫欲歸梓里恐郡

內諸醫不能杜其病根，卽商其治，所用硝黃枳朴、巴豆蓬棧，一派攻伐之劑，未數日腹如覆釜，神氣頓疲，飲食減少，病勢日加一日。至於危急，始來商治於豐，診其脈沉小而濇，此因攻破太猛，正氣受傷之候，證非易治。囑商明手，其兄再四哀求，不得已，勉以香砂六君損益服之，未效，復請固辭，再商他醫，終不能起。

程曦曰：古人謂不服藥爲中醫，誠哉是言。歷見因

病致死者少、因藥致死者多、若此病是藥速其亡也、不思李念菴云、養正則邪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無容身之地、曦之鄙見、當補正爲君、稍兼攻積、庶乎穩妥、偏於攻破、非法也、

三瘧擾傷氣血補益得效

南鄉李某、患三日瘧、纏綿兩三載、方藥靡效、近用多是甜茶、服之嘔吐、吐傷胃氣、穀食減少、神氣愈疲、而瘧疾仍來、來舍求治於豐、診其脈緩濇沉弦、

形色清癯之至、此氣血陰陽受虧之象也、非補益不能望痊、卽用製首烏五錢、潞黨四錢、鱉甲鹿霜各二錢、乾薑附片各八分、囑服十劑、臨發之日勿服、至第八劑、寒熱遂未發矣、復來就診曰、先生之方、效於拔刺、然諸藥前醫亦曾用、而未驗者何也、豐曰、一則藥味雜亂、二則服法未精、不知間二日之瘧、其邪深、其正虛、所以用補法於未發之先、助其氣血陰陽、則邪不能勝正而自止矣、今脈轉爲

緩小沉分亦然、瘡邪果遠遁也、當守舊法、加之熟地歸身、薑棗爲引、連服十劑而安、

產後三瘡久纏

北鄉杜某之內、自誕後氣血未復、偶沾三瘡、糾纏半載未瘳、發時背如負重、腰如兩截、寒灑灑欲覆被、熱烘烘欲思飲、診其脈、舉之若浮綿、按之不滿部、面色白而無榮、舌色淡而無苔、此屬奇經本虛、瘡邪竄入於陰、陰虛及陽之證、斯宜未發之日、大

補奇脈陰陽，俾正氣復充，邪氣自卻，倘以常山草
果專治其瘧，便是舍本求末矣。豐用東參、熟地、鹿
霜、狗脊、龜版、牡蠣、炙耆、桂枝、薑、棗爲引，約服二十
餘劑，瘧始脫體。

或問曰：曾見景岳治瘧，每迎其銳而擊之，最捷最
效。今先生治瘧，用藥於未發之先，究遵景岳耶，抑
遵先生耶？答曰：治初患之瘧，邪氣方盛，正氣未虛，
可以迎其銳而擊之。久患之瘧，邪氣深陷，正氣已

虛則不可耳。故於未發用補，補其正氣。正氣旺則邪自衰，不用擊而瘥自罷矣。

伏暑過服辛溫，改用清涼而愈。

武林陳某，素信於豐。一日忽作寒熱，來邀診治。因被雨阻未往。伊有同事知醫，遂用辛散風寒之藥，得大汗而熱退盡。詎知次日午刻，熱勢仍燃，汗多口渴，痰喘宿恙又萌。脈象舉取滑而有力，沉取數甚，舌苔黃黑無津。豐曰：此伏暑病也。理當先用微

辛以透其表，荆防羌芷過於辛溫，宜乎劫津奪液矣。今之見證，伏邪已化爲火，金臟被其所刑，當用清涼滌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細地、洋參，服二劑，舌苔轉潤，渴飲亦減。惟午後尙有微燒，姑照舊方，更佐蟬衣、荷葉，又服二劑，熱從汗解，但痰喘依然，夜臥不能安枕，改用二陳加蘇、葶、旋、杏，服之又中病機，後議補養常方，稠載歸里矣。

產後伏暑

城東孔某之室、素來多病、其體本孱、分娩三朝、忽然頭痛難忍、寒熱無汗、大渴引飲、脈來浮大之象、此肌表重感秋涼、而曩伏之暑熱、觸動而繼起矣、詢知惡露勻行、腹無脹痛、生化成方、可勿用耳、卽以白芷、青蒿、秦艽、荆芥、當歸、川芎、加敗醬草合爲一劑、蓋白芷爲產後疏風妙藥、青蒿乃產後卻熱最宜、秦艽、荆芥、活血散風、當歸、川芎、生新去瘀、本草謂敗醬草味苦而平、主治產後諸病、此方最穩、

請服二煎、其熱從汗而退、次口邀診、脈象頓平、詢
之口亦不渴、惟覺神倦、少眠、此伏暑已隨秋涼而
解、心脾被邪擾攘而虧、當守原方去白芷之香燥、
荆芥之辛散、加茯神、柏子以安神、神安自熟寐矣、
又加西潞炙草以扶元、元復自強健矣、後用八珍
損益未及半月而康、

時病論卷之六目錄

秋傷於溼大意

傷溼

中溼

冒溼

溼熱

寒溼

溼溫

秋燥

擬用諸法

宣疎表溼法

辛熱燥溼法

苦溫平燥法

松柏通幽法

備用成方

羌活勝溼湯

平胃散

除溼湯

金匱腎着湯

松峯達原飲

三仁湯

蒼苓白虎湯

桂苓甘露飲

杏蘇散

清燥救肺湯

滋燥養營湯

蜜煎導法

臨證治案

裏溼釀熱將成疽證

裏溼誤補成鼓得破則愈

中溼誤作虛風 秋溼時令忽患暴中

溼溫誤作伏暑 高年溼溫傷氣

溼溫化燥攻下得愈

妊娠燥氣爲病 感受秋涼燥氣

血虧液燥加感燥氣